

从布衣小民到决定天下走势的庙堂重臣

锦衣夜行

5
夺鼎记

月关
作品

一个小人物铸就大明永乐盛世的热血传奇

{ 靖难削藩 迁都修典 征蒙古 下西洋 }
{ 夺嫡争位 辅国平乱 驱虎狼 扬国威 }

历史权谋小说大神月关扛鼎之作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月关
作品

锦衣夜行

5
夺鼎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锦衣夜行.5/月关著.—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7.6
ISBN 978-7-5057-4025-9

I.①锦… II.①月… III.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81863号

书名 锦衣夜行.5
作者 月关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市冀华印务有限公司
规格 700×980毫米 16开
26.5印张 500千字
版次 2017年7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4025-9
定价 39.8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010-82069336

001	投其所好	001
002	刺驾	012
003	不屑仁者讥	023
004	永乐敲钟	035
005	东海行	047
006	一家人	058
007	国公好轻功	069
008	本心不移	082
009	秘事	092
010	没的选择	102
011	下套	114
012	拨云见日	134
013	涂图后计	145
014	开窍	156
015	情牵心肠	170
016	恶人难做	174
017	推手	192
018	秀才的剑、武士的刀	206
019	过年了	220
020	躺着也中枪	234
021	当断则断	246

022	步步紧逼	258
023	巧安排	269
024	御前秘奏	280
025	公堂交锋	293
026	反客为主	304
027	臣为陛下堵	316
028	请纆	330
029	探路	343
030	嫁鸡随鸡	355
031	妾心君已知	367
032	寝中私语	378
033	随缘	387
034	掌印	400
035	万国津梁	412



投其所好

朱棣有些意外，似乎不相信夏浔真的明白他心中所想，便很感兴趣地问道：“哦？你真的明白？说来听听。”

夏浔道：“皇上怕的不是他，也不是那些仍想跟他走的人！这天下已经掌握在皇上手中，他们没有那个本事夺走。皇上怕，是因为皇上有要维护的东西。”

“哦？”朱棣眼中已隐隐放出光来。

夏浔一字一句地道：“以前，这是他的天下；现在，这是皇上您的天下！”

朱棣眼中露出一丝笑意，赞许地点点头道：“不错，区别正在于此。以前，这是他的天下，朕是那个打天下的人，要打天下，就得‘破’。朕不怕天下大乱、不怕黎民百姓流离失所，因为这天下是他的，他才是守护者。天下越乱，对朕就越有利，百姓越受苦，就越会憎恶他的无能，怨声载道。”

朱棣的目光变得灼热起来，沉声说道：“可现在不同，这天下现在是朕的，天下黎民都是朕的子民，朕才是守护者。所以，朕不想乱，也不能乱！朕不能让子民们颠沛流离，困苦不堪，朕要做一个万民称道的好皇帝！朕要给予子民富足、太平、安乐的生活，维护天朝上国的尊严和荣耀！朕要大治，不要大乱。”

“然而，偏有些人只重道统。哼！自古以来圣帝明君，有几个是前人指定的呢？个人的生死，他们不在乎；别人的生死，他们同样不在乎；天下人的生死，他们统统

不在乎。他们只在乎心中的道！”

朱棣喘了口大气，声音低沉下来：“朕钦佩他们的气节，却不能容许他们胡来。然而，这世间最难征服的就是人心，朝阳门外，连楹、董鏞明知必死，却拦马骂驾；黄观、王叔英，募兵归来，闻知朕已得天下，竟投河自尽。这些事儿你都知道了吧？”

夏浔点点头。朱棣叹息道：“如果只是这样也就罢了，他们以自己的一死，报效自己的君王，气节可嘉，且又无损于他人。朕只是担心，有些人居心叵测，不断地在暗中捣鬼，甚至以所谓的‘大义’蛊惑愚民跟着他们一起捣乱。

“朕不可能把天底下的官儿杀光，就算杀光了，换上来的还不是他们的门生弟子？还不仍旧是读书人吗？以前，朕取天下，凭的是手中一把剑；而今，朕坐天下，却不能靠杀戮，杀戮得不到人心。”

夏浔心中一动，脱口说道：“莫非皇上打算赦免方、黄、齐？”

这句话一出口，夏浔就知道自己说了蠢话。朱棣可是自始至终以“靖难”自诩的，好嘛，你靖来靖去，把皇上靖死了，自己坐了天下，接下来，你要靖的那几个朝中奸佞一个不个啥事儿没有，拍拍屁股放回家去了，甚至招为已用，这不是授柄于天下？就是说破了天去，还是乱臣贼子！

再说，对于方、黄、齐那几个人，受其迫害的那些王爷在死死地盯着，战死的将士家属也在盯着。四年的战争，需要有人负责；无数的牺牲，需要有人负责。放了这几个愚夫子，换不来士子们的拥戴，反而要失去诸王和北平将士的人心。这是政治，不是请客吃饭，必要的血，是必须要流的。

果然，朱棣冷笑一声道：“朕不恨忠于建文之臣，却恨极了蛊惑建文祸害宗室、败坏祖宗成法的那几个奸佞！方孝孺、黄子澄、齐泰，罪大恶极，断不能饶。”

说到这里，他又睨了夏浔一眼，不屑地道：“你以为他们是什么东西？放了他们，就能换取天下士子的人心？天下士子会把他们看得比道统、建文更重要？”

夏浔赶紧道：“是，臣失言了。不过，尽收天下人心，这个实在难办……”

朱棣道：“你错了，朕哪有那么狂妄，尽收天下人心？没人办得到！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统统做不到；再溯源而上，上古圣君，三皇五帝，尧舜禹汤，他们同样办不到，那根本就是痴心妄想。朕是说，尽可能地收文人之心，只要大部分文人为朕所用，那就够了。可是，文人不好对付啊……”

朱棣苦笑起来：“他们拿不动刀枪，也不怕刀枪。他们的武器是笔，怕的也是笔，他们就怕那一支笔污了他们的声名。为此，他们可以不怕死，可以不要高官厚禄，软硬不吃、油盐不进，你说朕还能拿这些读书人怎么办呢？”

夏浔忽地想起了方才在宫门口偶然遇到的解缙，不由精神一振，脱口而出：“那皇上何不做一个文化盛事，让天下士子参与其中呢？这是彪炳千秋的荣耀之举，足以

流芳百世，世上还有比著书立说更能流芳百世的吗？仅此一举，皇上就能招揽天下士子之心了！”

朱棣身子一振，腾的一下站了起来：“你说什么？详细些，快快说与朕听！”

夏浔见他站起，也忙起身道：“从古至今，经史子集、佛藏道经、戏曲小说、工艺医药、志怪杂史可谓汗牛充栋，无穷无尽，各种典籍卷帙浩繁至极。如果皇上号召天下文人，打算将自有文字以来，历代经史子集、百家之书、天文地理、阴阳医卜、僧道技艺等诸子百家各种书籍全部搜集起来，誊录整理到一起，汇编成一部大典，这岂非旷古未有之文化盛事吗？”

朱棣两眼发亮，呼吸也急促起来，他已经明白了什么，可是还想听夏浔说得再确切一些，便疾声道：“你说下去！”

夏浔道：“是。咱们号召天下文人捐献图书，无须原本，抄本即可，对价值非凡的孤本、珍本、善本还可以在大典中注明拥有者的名字予以表彰，这样一来文人必然踊跃。像这样的文化盛事，普天之下的读书人都可以参与其中，光是集中在京师负责采选、誊抄、校正的名士文宗和宿学老儒至少也得数千人，而这数千人，可就是天下文人中的精英了。”

“等等……”

朱棣一挥手，制止了夏浔，在殿上快速地踱起了步子。半晌，他突然停住，喃喃地道：“这样一件文化盛事，无关于本朝，无关于朕，它是继承历朝历代之文粹，传承千古的一桩大功德，没有哪个读书人不愿参与其中。

“可是这件大功业，是在朕的支持下才完成的，又岂能少得了朕的功劳？当天下文士精英荟萃京师，共同参与这桩大功德的时候，他们还能有反抗朕的心思吗？朕与他们共同完成这文史盛举，于潜移默化中，不就获得了他们的拥戴吗？哈哈……”

朱棣仰面大笑，欣然道：“妙啊，太妙了，这是投其所好，而且是他们无法拒绝的诱惑。哈哈哈，杨旭，真有你的，你怎么能想出这样的好主意？好！太好了！”

朱棣在房中走来走去，一副摩拳擦掌、迫不及待的样子，恨不得马上就着手实施。

夏浔见状，忙又提醒道：“皇上，此事事关重大，急不得。首先，皇上得有几个得力的才子名士；其次，惩办建文朝奸佞，必将在朝野激起一片震荡，总得等风声稍歇；再者，这是皇上主持的一桩社稷盛事，如今还是洪武三十五年呢，总要到了永乐年才好颁布实施。如此，才是永乐之盛事！”

朱棣受他提醒，憬然道：“不错，不错，饭要一口口吃，路要一步步走。不能操之过急，这事儿得待天下稍稳再说，那时招揽民心也比现在容易些。”

他沉住了气，重新坐回椅上，笑眯眯地看着夏浔道：“朕心中这桩大愁事，因你一言而解啊。呵呵，对了，听说你今儿去王宁府上吃酒了？没让朕搅了你的兴致吧？”

夏浔苦笑道：“吃酒是假，其实是为了问候郡主。小郡主现在在王驸马府上，臣也不能把郡主往那儿一丢，就不闻不问了呀。”

“啊，对！”

朱棣拍拍额头，说道：“茗儿那丫头现在怎么样了？已经过去这么久了，她不再为增寿之死而时时伤心了吧？”

夏浔道：“那倒没有，不过……她还是不肯回中山王府。”

朱棣的脸色沉下来，轻轻地叹了口气道：“这丫头也着实可怜，等她姐姐从北平过来，朕和她姐姐商量一下，找户好人家把她嫁了吧。”

夏浔听到这话，心中倏地闪过一种难言的滋味，忽然觉得心沉甸甸的，像灌了铅。他张了张嘴，想说话，却不知该说什么。

朱棣抬起头，又对夏浔道：“她不回去就不回去吧，朕准备把增寿名下的房产，再加上原中山王府的一部分产业拿出来，作为定国公的产业。增寿的长子是要继承定国公之位的，如今他已经知道增寿是被他的伯父绑到宫中为建文所杀，这一个屋檐底下，是住不得了。”

“你和增寿素有往来，明日，就由你替朕走一趟，让增寿这一房搬家。茗儿要是愿意，叫她也搬过去，先住在定国公府，什么时候有了好人家，什么时候从定国公府风风光光地嫁出去。”

夏浔起身，默默地应了声“是”。

朱棣的脸色稍稍阴沉了一些，又问：“徐辉祖现在都在做什么？”

夏浔答道：“徐辉祖守在祖祠里，已经三天了。”

朱棣冷笑一声，道：“他还能怎么样？众叛亲离，莫过于他了！”

夏浔有些担心地道：“皇上准备拿他怎么办呢？”

朱棣沉默了许久，缓缓扬起头来，盯着殿顶藻井，久久，方道：“明天，你去中山王府，把这件事一并解决了吧！”

夏浔带着人来到了中山王府。依旧是那高大威严的建筑，门口双狮，朱漆大门，门楣上高悬“中山王府”四个大字，可是这次登门，他似乎感觉不到昔日的那种敬畏和敬仰。

不是因为他如今的地位不比中山王府的主人低，也不是因为他是奉圣谕而来，仅仅是因为，这座府邸的主人，他看不起。

大门紧闭着，自从朱棣进城，中山王府的门就一直紧闭着。夏浔的消息是从中山王府负责采买生活用品的家丁、仆役那儿得到的。

夏浔驻足片刻，轻轻一点头，手下立即上前叩门。门扉刚刚叩响，身后马蹄声起，

一匹骏马疾驰到面前，马上的人儿翻身下马，动作十分矫健。

小茗儿穿了一身箭袖武服，素白色的，衬得她英姿飒爽，那雪白娇嫩的肌肤似乎吹弹可破。只是她的神情，有着压抑不住的激动。

夏浔一早去过王驸马府。这件事，他觉得茗儿有权知道，可是茗儿沉默半晌，却没有答应与他同来。她始终无法决定该用什么样的态度面对她大哥，所以她只能逃避。想不到，茗儿最终还是来了。

夏浔默默地看着她。茗儿低着头，款款地走到他身边，低声道：“今天，是四哥迁居的日子，我该来！”

夏浔点点头，没有说话。

大门开了，门子已经知道辅国公来传旨了，他也看到了自家的小小姐。白发苍苍的老门子嘴唇嚅动了一下，什么都没有说出来，只是默默地退到了一旁。

夏浔做了个“请”的手势。茗儿深吸一口气，挺起胸膛，勇敢地踏进了府门。

朱棣登基之日，封徐增寿为定国公，而且当众说明了他死亡真相，徐增寿的长子金殿受封，也是此时他才知道父亲真正的死因。其实自从徐增寿死后，徐家长房与四房就不怎么来往了，虽然同在一座府邸，可是两个院落之间仿佛隔着一座无形的屏障。

徐增寿的长子徐景昌自宫中知晓父亲真正的死因之后，两房便彻底断了往来，就连两房的下人，彼此打个照面也只当对方是空气一般。长房和四房虽近在咫尺，已然有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之势。

夏浔和茗儿一起赶到了徐家四房的院落。徐景昌已经是个二十出头、英俊魁梧的青年，他正为父亲戴着孝。因为父亲的死，比起同龄人来，徐景昌显得过于成熟了些，沉默寡言，举止稳重。

徐景昌跪听了圣旨，叩头道：“臣，谢恩，领旨！”

他高举双手，从夏浔手中接过圣旨，站起身来，把圣旨交给家人收好，又看向比他还小了五六岁的茗儿，嗓子微微嘶哑着道：“姑姑。”

茗儿点点头，走到正默默垂泪的四夫人面前，轻轻唤道：“四嫂。”

徐四夫人再也抑制不住悲痛，一把抱住茗儿，放声大哭起来。茗儿搂紧了她，又唤了一声“四嫂”，也不禁潸然泪下。

夏浔轻轻叹了口气，对徐景昌道：“定国公，收拾东西，这就走吧。我还得向魏国公传皇上的一道口谕。”

徐景昌听他提起大伯，脸上毫无表情，仿佛那是一个与他丝毫不相干的人。他向夏浔微微欠身一拜，恭声道：“有劳辅国公！”

夏浔点点头，又看了茗儿一眼，转身走了出去。

中山王府西北角，是祖祠所在地。徐辉祖一直待在祖祠里，身上穿的还是当日在策策门退回来时那件染血的战袍，胡子拉碴，不修边幅。

这几天，是他最难熬的日子。朱棣登基三天了，该封的封了，该抓的在抓，唯独对他全无处置。他也不知道皇上最终会对他怎么样，待在祖祠里，不是为了忏悔，而是因为他原先无法面对四弟的家人，现在他又把整个徐家带到了一个不可测的境地，他甚至无法面对自己的家人。

老四的儿子景昌受封定国公的事他已经知道了，中山王府一门两国公，整个大明再也没有第二家有这样的威风，可是……值得高兴吗？徐家上下，恐怕没有一个人高兴得起来。老四封了国公，他这个国公很可能前程不保了，或许……看在大姐的分儿上，看在丹书铁券的分儿上，会贬为庶民留他一命？

那……大概是最好的结局了，可是大姐现在在北平，这个结局恐怕不一定有。老四向燕王通风报信，被建文帝一剑刺死了，那时候建文没在意他是皇亲，没在意徐家为大明开国立下的功绩，更没在意太祖赐下的丹书铁券。而他，可是切切实实地与朱棣做了对头啊。

白沟河，险些杀死朱棣，那战略、战术出自他的手笔，朱棣如今做了皇帝，李景隆一定会把这件事告诉朱棣。灵璧一战，又是他带兵阻止了朱棣乘胜追击，如果不是建文帝突然改了主意又把他调回京师，朱棣已然回返北平，现在仍是僵持的战局。朱棣进入金陵后，满朝文武无人反抗，还是他，只有他，带兵血战，直到退守中山王府。

自始至终，他都坚定地站在朱棣的对立面，从来没有顾及亲戚情谊。他的同胞兄弟，都是他大义灭亲，亲手绑给朱允炆的，朱棣会饶了他吗？

“大老爷，大老爷，皇上有旨意，辅国公传旨来了！”

徐府老管事抢先一步，匆匆忙忙地闯进来，站在祖祠门口，惶惶然地喊。

如泥塑木雕般的徐辉祖身子一怔，好像突然还了魂：“来了，终于来了，不管是生是死，至少不必再在等待中煎熬！”

徐辉祖眼神亮了亮，在父亲的灵位前跪直了些。

夏浔来到了徐家祖祠门前，他没有进去，只是先深深鞠一躬，向徐达老将军致以了敬意，这才站定身子，朗声说道：“皇上口谕！”

徐辉祖还是面朝父亲灵位而跪，头也不回。夏浔并未在意他的态度，只是一顿，便道：“你兄弟帮俺，被建文杀了；你帮建文，俺却不能杀你，你在家闭门思过吧。纵不看徐老将军的面子，俺也不忍让皇后伤心、不忍让增寿在九泉之下不安。你能六亲不认，增寿做不到，俺朱棣也做不到！”

夏浔说完，转身就走。徐辉祖呆了，他霍地扭过头来，呆呆地望着夏浔的背影，一句话也说不出：“朱棣对我竟然没有任何惩罚，连爵禄都给我保留了？”心中的震

撼如波涛汹涌，可是他的脸上却没有一点儿高兴的模样。

有的人活着，其实他已经死了。徐辉祖很清楚，他活着跟死了没什么两样，天下已没有他魏国公的一席之地了！

徐景昌的定国公府还没盖好，朱棣靖难成功，大封功臣，这些功臣除了少数人接手了前朝罪臣的府邸，大部分都要新建府邸，所以近来京中大兴土木，这倒是给因战乱而流离失所的百姓提供了就业机会。

不过徐景昌的定国公府虽然还未建好，但是皇帝新划给了他几块地方，还从中山王府划了几幢别业庄园给他，另外徐增寿生前也置办了几处房产，倒不怕没地方住。

这些日子徐增寿这一房在中山王府这住得够压抑的，如今搬出来，心里都畅快了许多。徐景昌有了自己的住所，少不得要请姑姑一起搬过来。其实不管徐家怎么分，长房都是徐辉祖那一脉，照理茗儿作为一个未出阁的姑娘，只能跟着长兄那一房住着。

不过徐家四房的人和茗儿，已经不把徐辉祖当成徐家家主了。从此以后，徐辉祖唯一能在他们面前被视为家主的机会，大概只有祭拜祖先的时候，由他来领祭了。除此之外，恐怕他干涉不了四房的任何事情，包括茗儿。

茗儿虽说可以搬到四哥家里，陪伴四嫂同住，不过也不能这么草率，总得先回王驸马府，谢过了人家再说。夏浔便谢过了定国公徐景昌的款待，陪着茗儿回驸马府。

二人并辔街头，马儿悠闲地迈动着步伐，两个人在马上东张西望，看看风景看看人，就是不与对方目光相碰。夏浔不知道茗儿在想什么，其实他的脑袋瓜一直在飞快地转动着，转来转去，只是想找一个跟她搭讪的理由罢了，可是越急越想不到。

忽然，夏浔看到路边有一处宅院，大门洞开，一群官员聚集着，似乎迎接什么人进去，而门上还有官府的封条没有完全撕去。近来京中这样的景象很多，罪臣抄没的宅院，皇上随手赏给哪个功臣，那宅院便成了他的府邸了。

夏浔可算找着搭讪的理由了，赶紧一勒马，指着那门道：“啊……郡主你看，不知这又是哪位将军得到了皇上的封赏，挺雅致的一幢院落呀。”

茗儿瞟了那院子一眼，淡淡地道：“好奇？问问不就知道了！”

夏浔被她一句话噎得不轻，讪讪地摸摸鼻子，不说话了。

茗儿盈盈妙目向他一横，心中气苦：“笨蛋！就不许人家不开心哪，你哄哄我不就行了？原来那么能说，现在惜字如金，当了国公了不起是吧……”

就在这时，又一个官儿匆匆到了那府门前，向迎门的青衣小帽家丁笑道：“哈哈，景清已经官复原职了？可喜可贺，他回来了没有？”

这官儿似乎与此间主人极熟，那家丁直接唤道：“见过冯老爷，我家主人刚刚由几位大人陪同回府。”

“景清？”

夏浔猛地勒住马匹，他忽然想起了什么。

在夏浔印象里有几个人是坚定的削藩党，是黄子澄、方孝孺的得力助手，都位列“奸佞榜”，那几个人是卓敬、景清、练子宁。这几个人本该被关在牢里的，这景清怎么被放出来了？

“怎么了？”

茗儿虽然骄傲地昂着头，故作目不斜视状，不过夏浔的表情变化她都看在眼里。她知道夏浔露出这种表情的时候一定是在思考什么问题，本来还想矜持一把，却终究是少女心性，按捺不住好奇问了出来。

夏浔略一沉吟道：“我们顺道去一趟锦衣卫吧，有点事儿得交代一下。”

“好！”茗儿温顺地点点头。

她是不会在夏浔做正事的时候和他拗气闹别扭的，茗儿虽然年纪还小，却是公侯世家子弟、高门大户教育出来的姑娘，大局观还是有的。

夏浔笑笑，扭头对待卫道：“去锦衣卫！”

纪纲正在锦衣卫里忙碌着，昨儿晚上他压根儿就没回自己的住处，他现在把这锦衣卫当成家了。他连夜从报名参加锦衣卫的军户兵丁资料里选出了一批人，今天一早便都叫来，再面试检查了一番，让他们马上当差，安排任命。

他本想所有的人都用新人，因为这样更好调教，可塑性更强，也能保证他们对自己的绝对服从。不过为了应急，他不得不从宫中调换出来的天威将军中又挑选出了一批人，这些人是马上就能用的。还好，刘玉玦那边的两个卫指挥残了并且被关进大狱的事已经在锦衣卫传开，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这些原天子近卫倒也没有敢挑刺儿耍横的。

纪纲虽然忙碌，心情却很好。他每下一道命令，马上有一群人去做；他的一个决定，可以左右别人的命运前程，这种大权在握的感觉让他飘飘欲仙，非常舒服。

纪纲正埋头忙着，忽地有人进来通报：“启禀指挥使大人，辅国公到。”

“哦？”

纪纲一听，连忙整理了一下衣服，快步迎出门去。夏浔正笑吟吟地走进来，看着进进出出、行色匆匆的锦衣卫，对纪纲笑道：“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你这把火，烧得可着实旺啊。”

纪纲连忙趋前拜见，笑道：“卑职诸事都无头绪，只是瞎忙，倒让国公见笑了。”

他的身子还没拜下去，夏浔就上前一步把他扶住了，笑道：“我又不是外人，无须行此大礼。”

纪纲一笑，便顺势站起来，侧身让道：“国公请进，来人，看茶！”

他把夏浔请进书房，着人上了茶，自在下首入座了，笑道：“卑职刚刚接手锦衣卫，以前也没做过官儿，很多事都还没有头绪，本打算理出点儿眉目，再去拜访国公，怎么劳烦您亲自过来了？如果有什么事，只须着人传唤一声，卑职去国公面前听候训示就是了。”

夏浔赶紧摆手道：“你我关系不比寻常，那些官场上的繁文缛节就不要搬出来了，咱们还是如往常一般说话比较痛快。”

说着，他神情一肃，微微倾身，向纪纲问道：“纪兄，你对‘奸佞榜’诸人现在的情况，了解多少？”

纪纲一怔，不知道他问这个干什么，不过自己也不便动问，只略一思索，便道：“‘奸佞榜’上，共计二十九人，有的还未抓到，像黄子澄、齐泰；有的已经自尽，像王叔英、黄观；有的法外施恩，只免了官职，未曾入狱关押，像长兴侯耿炳文。实际入狱的只有十四人以及其部分家眷。”

夏浔有些讶然，不禁着意地看了纪纲一眼。他虽问起，却只是想找个话题，原本没指望纪纲能了解得这么清楚。要知道，抓捕看押这些人，现在还不是纪纲的责任，纪纲刚刚接手锦衣卫，连人手都还没有多少，完全不了解“奸佞榜”官员现在的情形也不算失职，可是没想到他已把这些打听得清清楚楚。难怪此人能得重用，这份能力着实不凡，他靠的可不是当初为燕王牵马坠镫的那份功劳，而是确有本事啊。

纪纲说完道：“国公怎么突然问起他们的事来了？”

夏浔道：“那么，你可知道这十四人中，有人已经被放出来了？”

纪纲不知夏浔所为何来，本来还有点儿紧张，一听这话不禁笑起来：“原来是为了这件事啊。呵呵，卑职知道，这十四人中一共放出六人。”

纪纲不曾在朝任职，对京中官员皆不熟悉，可他竟然如数家珍，非常流利地答道：“这六人是景清、冯万顺、石允常、徐安、赵清、周绪，他们已经上了请罪的奏折。都察院陈瑛大人请旨赦免了他们，今天刚刚放出刑部大牢。”

夏浔对他真是有点儿刮目相看了。不管纪纲的风评好坏，他绝对是个干吏能臣，而不是一个庸碌无为的蠢货。既然如此，夏浔对自己将要交给他的事也就放心了。

夏浔点点头道：“我要跟你说的正是与他们有关的事。宫卫、禁卫、朝卫，这都是锦衣卫的职司，所以，如今宫中禁卫，是由你负责吧？”

纪纲道：“是，宫中禁卫的安排、调整都是卑职负责的。宫中的规矩，轻易更改不得，虽然禁卫人马换了燕山三护卫的精锐，不过一切仍然沿袭旧时规矩。卑职虽然接手，也只是按部就班，未曾变动。”

夏浔道：“嗯。”

纪纲忍不住问道：“国公，这些方面，有什么不妥吗？”

夏浔郑重提醒道：“纪兄，我今天来，是忽然想到一件事情。这些人都是当初力主削藩的强硬派，如今向皇上请罪投降，可能是真心归服，却也不能排除其中有人包藏祸心，假意归降，实则是想找机会行刺皇上。你如今负责宫廷禁卫，对这些刚从牢里放出来的降臣，务必要提高警惕。”

纪纲愕然道：“国公多虑了吧？他们既肯认罪，还会再起反心？建文已经自焚了，他们又效忠于谁呢？难道就不为自己的父母、亲人着想吗？”

夏浔道：“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可这总归是我的担心，无凭无据，不好奏与天子。你是负责宫廷禁卫的，如果真的有人心怀叵测，伤了皇上，你可难辞其咎。我与你是患难之交，想起了这件事，便来提醒提醒你。”

纪纲想了想，也觉得皇上的安危关系重大。这种事虽然有点儿荒唐，就因为杨旭的一个想法就得进行戒备不免小题大做，不过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还是小心为上。他便慎重地点点头，不过转念一想，又觉得有些为难，便道：“国公，百官上朝，没有搜身的道理，如果他们之中真的有人心怀叵测，卑职也无法防备呀。”

夏浔道：“第一，当然是要保证陛下无恙，所以，站殿将军和御阶前四个带刀侍卫，你应该挑选为人机警、武艺高强的侍卫，并且特意提醒一下，这样就能最大限度地保证陛下的安全。只要陛下安全，也就没有大碍了。”

“第二，这几个人都是文官，如果怀中揣一柄利刃，干的又是刺驾这样的大事，不管是举止还是神态，与平时必定有些异样。锦衣卫和都察院负有纠察百官风纪的职责，你可以安排……不！你亲自去观察这些官员上朝的状态，如果有异，立即搜身，身上若有利刃，还不是人赃并获吗？”

纪纲连连点头：“不错，国公所言有理，卑职照办就是！”

夏浔笑笑，说道：“他们几个都是文臣，殿上又有武士拱卫，百官距御案又有一定的距离，想刺杀天子？就是荆轲那样以地图与人头为由故意接近也难成功，更不要说他们了。不过如果在金殿上闹出刺驾的事情来，终究有损天子颜面，所以，如果你能提前制止此事，皇上知道了，必定赞你能干。如果这是我多虑了，也没有什么损失嘛，只是纪兄要早起几日，不能睡个好觉了，呵呵……”

纪纲一想到能在天子面前展示自己的才干，也兴奋起来，搓了搓手，呵呵笑道：“是，卑职知道了。这件事，卑职马上着手去办。”

夏浔一笑起身，说道：“好，看你现在十分忙碌，我就不打扰了。这件事，千万放在心上！”

“卑职明白！国公别急着走，事情再忙，国公来了，那些事都不叫事了。卑职陪国公喝几杯吧，咱们可是有日子不曾相聚了。”

夏浔笑道：“不成不成，我还有事，得赶去王驸马府，咱们改日再聚。”

纪纲听了也不再挽留，便将他一路送出衙门。

夏浔出门后不禁摇摇头，心想，但愿只是自己杞人忧天，有些过分敏感。

纪纲很精明，今日看来，他何止精明，简直是精明伶俐鬼。这件事既然提醒了他，以纪纲的精明，应该能够办得非常圆满。

事情已经交代了，又亲眼见证了纪纲的精明，夏浔便放下心来，两个人有说有笑地走出锦衣卫衙门。到了门口，却把纪纲吓了一跳，他没想到门外还有一位郡主等在那里。

当初在慈姥山下小山村，纪纲是见过茗儿的，一见小郡主骑在马上，赶紧神情一肃，快步走到茗儿面前，当头一揖，恭声道：“下官纪纲，见过郡主。”

“纪大人，免礼。”

茗儿淡淡地应了一声，将马鞭轻轻一抬，就算是回应了。纪纲不敢多言，默默应答两声，退到一边。

夏浔道：“好了，纪兄，你事务繁忙，不劳相送了。”说着翻身跨上马去，向纪纲拱了拱手。纪纲立即上前一步，一个长揖几乎到地。

“国公，我们走吧！”

茗儿对夏浔柔声说了一句，两个人带着侍从离开了。

纪纲缓缓直起腰来，望着二人的背影，神情有些复杂。他和夏浔非常熟悉，当初在浦台县、在济南城，大家都只是一个秀才，再后来同在飞龙密谍，虽是夏浔的下属，他也没有太多敬畏。

所以方才夏浔说无须见外，他便从善如流了。他除了仍旧称夏浔为国公，而不便称其表字，态度举止上都和往昔一样从容自在。方才从衙门里出来，也是并肩而行，并未依照官场规矩站后半步。

如今他向郡主恭敬施礼，人家坐在马上一动不动，只是轻扬了一下马鞭，就算是跟他客气了。依照人家的身份地位来说，也不算失礼，但是对夏浔呢，她可是恭敬得很哪！

再说夏浔，到衙门里来说事儿，皇帝的小姨子都得在外边等他，这副派头儿！

互相比较，纪纲开始意识到彼此在地位上的差异了。一方面，他对夏浔的飞黄腾达更加羡慕；另一方面，他也开始暗暗告诫自己：“可不能人家一说，你就真的不知好歹，跟人家称兄道弟了，那是国公，你能比？”



刺 驾

天色微亮，文武百官都在朝房等着上朝。

一、二品的大员在朝房里边坐着，品秩较低的官员便在朝房外面三五成群，闲聊叙话。朝房墙山头处，一位官员独自站着，年约五旬，面容清癯，手中捧笏，神态严肃。

不远处，几个交情不错的官员正在谈笑，其中一个忽地看到了站在角落里的这个官员。他马上向旁人递个眼色，向站在墙角的那个官员努努嘴儿，说道：“欸，那不是景御史吗？”

旁边一个官员扭头一看，说道：“啊，不错！昨日就听说他被皇上开恩释放了，同时开释的，还有冯万顺、石允常等几个人。不过那几个人都是官复原职，唯有这景御史，反倒因祸得福升了职，如今被皇上擢升为副都御史，都察院里除了陈瑛就数他了。”

另一个官员羡慕地道：“没办法，说起来，景清也是皇上在北平潜邸时的旧臣嘛，当初他任北平参议，曾在皇上手下做事，皇上当然看重他。你看那吴有道，率领督察众御史赶去迎驾、劝进，如今都不及景清受重用。衣不如新，人不如旧，这是皇上重情义，念旧人。”

旁边有人冷笑一声，阴阳怪气地道：“景清不是一向以忠义自诩吗？可我听说，城破前一日，也是早上，就在这朝房里面，景清曾与方孝孺共约，一旦城破，便以死